

## 海上风物

## 藏在石库门里的后花园

■王坚忍文

我是在南市老城厢的一幢石库门房子里长大的。这石库门早先住着一户殷实人家,后因家道中落,便把房子一间一间租出去。我家搬进去后,那儿不多不少住着十户人家。与周围比比皆是的是石库门房子相仿,我们的石库门里有东西厢房、骑楼和方方正正的天井。与众不同是房后藏着一个150多平方米的后花园。

后花园是我们小辈的叫法,长辈们则叫它后旷场。长辈们把后花园叫后旷场也有他们的道理。当年谁家不是有四五个孩子,一家子洗好的衣服往后花园一晾就是几竹杆。后花园场地大,阳光充足,没有比晾衣服更适宜的了。当年我妈洗好一家

七口的衣服后,我就随她到后花园,帮她把衣服一件一件穿进竹竿上,然后将竹竿一头搭在高2米的四四方方的铁架子上,再用丫杈头把竹竿的另一头也叉上去。晒干的衣服带着一股阳光和肥皂的清香味道,很好闻。

童年时的后花园一度是乱蓬蓬的,土疙瘩高低不平,遍地瓦砾碎石,石缝里长出了凄凄荒草。一到秋夜,冷月幽幽照着黑黝黝的荒地,蟋蟀叫个不停,倒有一种“聊斋”式的冷峭。我们几个小屁孩打着手电,带着网套,循声翻开瓦砾碎石捉蟋蟀。从后花园捉来的蟋蟀很骁勇,拿到城隍庙旧校场路的蟋蟀市场与人家的蟋蟀相斗,获胜的时候居多。

后花园的荒芜,使住在骑楼的业余园艺爱好者骆家伯伯,看不下去

了。他带着我们一帮小屁孩拔除野草,清出瓦砾碎石好几箩筐,把土疙瘩弄平,在后花园中央移植了一棵拇指粗的小桑树,旁边种上了芭蕉、月季、一串红……

尽管没有一样是名贵的,倒也把后花园装点得红是红、绿是绿的,四季鲜花开不败。骆家伯伯的女儿蓉蓉,我们石库门里最美丽的小女孩,带着一群小姑娘在后花园跳起了橡皮筋,边跳边唱:“栀子花,白兰花,三分五分买两朵;梁山泊,祝英台,两只蝴蝶飞出来。”而此时也真有翩翩然的花蝴蝶在花丛间上下翻飞。进初中后,蓉蓉参加了校文艺小分队。经常带学校的女同学到后花园排演《绣红旗》、《洗衣歌》、《五彩霞空中飘》等歌舞节目。我们

院子里的女孩子都站在一边叽叽喳喳评判着。而我们男孩子不好意思凑上去,只是远远地在屋里听着,觉得怪好听的。

就在后花园的桑树长得有合抱粗,高五六米,枝繁叶茂青翠欲滴的时候,我上初中了。同学给了我几条刚孵化出来的,黑黑的蚁蚕。我把它们放在纸盒里,每天下课后爬上桑树,摘下新鲜的桑叶,用剪刀剪碎后喂养蚕蚁。蚕宝宝日长夜大,胃口特别好,我上学前就到后花园摘桑叶,把露水揩干净,碧绿的桑叶放进盒子里,蚕宝宝爬上去,只听到沙沙沙的蚕食声。它们一周蜕一次皮。40多天后,蚕宝宝吐丝结茧,而后,蚕蛾破茧而出。我便拥有了几颗洁白的亮晶晶的蚕茧,放在手心里把玩。

后来,我们石库门的小男孩小女孩长大了。我家也迁出了这个石库门。时过境迁,想再作一次朝夕拾的踏访寻踪,已是不可能。

## 生活故事

## 刻画

■淡绿文

在社区老年大学素描油画班学习的经历,让我对“刻画”一词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。

我读的老年大学座落于美丽的江南古镇——七宝,它是我国杰出的雕塑家、一代宗师张充仁的故乡。馆内禁止拍照,我曾几次进馆参观,对里面展出的大师精美雕塑、绘画作品百看不厌,对大师的人格魅力、跨国友谊赞叹不已,并由此萌生了学习油画的想法。

打听到社区学校有素描油画班,我便于前年下半年报了名。9月份进入班级一看,有学素描的、有学油画的,也有两门课同时学的,三四十名中老年学生集中在一起上课,好不热闹。开学的第一件事是购买或补充绘画工具,老师在黑板上开清单,学生在微信群报需求,班长负责统计和采购。我满怀信心地购买了素描和油画工具,准备撸起袖子大干一场。跟了两堂课,感觉还是有压力的,尽管几年前我学过半年素描,但是长时间不握笔,学到的“一鳞半爪”早已还给了老师,班上新生却比较少,老生的绘画水平一个比一个“牛”,有位网名叫大卫的男同学,他的油画甚至在市里参赛拿过奖。置身于这批优秀的同学当中,感觉自己像一张白纸,需要“从头打造”。

油画来源于西方,素描是油画的基础,也是美术专业课考生必修必考的一门课程。新来的陈鹏老师年纪跟我差不多,画龄却已是几十年。他说,写实,素描是基本功,前几周,全体画素描。画素描要把握三点:造型、体积、空间。造型即轮廓线,要画得准确;体积即立体感,要渐变明暗;空间即投影,注意反射光。他要求我们从临摹石膏几何图形开始。对于长方形、正方形、圆形、三角形、多角形、圆柱形、圆锥形等,这些我统统临摹过的作品,最初我有点不当一回事,等到真正拿起笔时,却根本画不好,将自己的习作和别的同学放一块比较,发现我的问题出在刻画上。一幅素描如果刻画不到位,即使将原作的“长相”复制下来,也难以做到出神入化。

素描的基本功是排线,这当中也有讲究:用4B铅笔(可深可浅)、修长尖笔头、灵活握笔(大面积长线条,笔头朝上;小面积短线条,笔头朝下)、排细密均匀线(两头细中间粗,落笔、出笔轻,勿跳线)。熟练掌握了排线技巧,便可以开始临摹,临摹的作品最好放在前方的左侧或右侧,从这个角度画,初学者容易区分画的明暗部。

以前,我习惯于用笔作为量尺,右手臂笔直向前伸出,对画的高度或宽度进行测量,陈老师每个人天生都是画家,要我们画用眼睛看到的素描。初画时,我的习作轮廓不是大就是小,不是长就是短。

素描是造型艺术,勾勒出满意的轮廓系第一步,刻画即从画的最暗部排线,再到次暗部,由深入浅,依次进行。整幅画排好线后,再回过头检查,块表现不明显的,继续加工;明、暗部之间,过渡要自然;线条若有误差,局部修改。上述“工序”完毕,人站到远处,对画板上的画作一番观察,觉得没什么可以修改的,再作擦画处理,使得排线变得“朦胧”,与画面完全融为一体。至于在时间的分配上,画轮廓约占三分之一,刻画(排线)约占三分之二甚至更多,由此可以看出,刻画对一幅作品的质量有多么重要。这就好比做饭,同样的菜给不同的人做,为什么口味各异呢?关键是烹饪功夫。

## 旅游日记

## 游厦门

■王国荣文

厦门对于我来说是个远而神秘的地方,第一次去厦门是在去年夏天的一个早晨,那是我第一次乘飞机。登机之前总把飞机想成坐过山车那样高速恐怖,但我还在畏惧时,航班已起飞冲上了云霄,这时的感觉仿佛飞机停滞不前,大概因为飞机在高空失去了参照物,让人感觉不到飞行的快与慢,比坐汽车还要平稳呢。

这时看窗外的碧空万里,霞光万道;雪山莲峰,银河悬天;时而天马行空,万马奔腾;时而大象蹒跚,漫步行云;时而羊群奔跑,牧人紧随;时而天兵降临,刀光剑影;时而烟消云散,缕缕丝絮;浮云幻影,目不暇接……

走出机场,走进厦门,一派盛夏的景象迎面而来,阳光是那样灿烂,天空是那样湛蓝,人们穿着夏日缤纷的盛装;海边湖畔,街上巷里,小区公园处处都是碧树绿云,鸟语花香,真是城在林里,林在城里。

到厦门的第二天,去了鼓浪屿观光,去海边踏浪。厦门的清晨阳光明丽,空气清新。一登上鼓浪屿,首先迎接我的是火一样热烈的三角梅,到处都有她妍丽的身影。我们沿着椰子树掩映的林荫小道前行,不一会就走到了日光岩的石阶,随着观光的游人拾阶而上,一登上岩顶顿感四周阳光炽热,蓝天晶莹,碧海蔚蓝,波涛灵动,鸟瞰对岸厦门全景,鳞次栉比的楼宇尽收眼底,海上游轮传来声声汽笛;海边巨石上矗立着郑成功高大白玉塑像;抬头眺望那天际模糊的廓影便是金门,还有浮在碧波上的大担岛、小担岛;海那边的漳州海岸“乱石穿空,惊涛拍岸”……

从日光岩下来,我们漫步在琴声悠扬回荡的千年榕树下,漫步在高高的椰子树林里,漫步在千姿百态的棕榈树下,碧波熠熠斜晖,家家琴韵逐鸥飞,三角梅香染客衣,椰林日暮总忘归。

离开鼓浪屿,我们乘车飞奔厦门大学前面的黄厝海岸,这里的沙滩海岸线很长且正对着宝岛台湾的金门。排山倒海,雷霆万钧的声势由远而近,由弱而强向着海岸方向席卷而来!第一次看海的我必须被镇住了,真有“波涛滚滚,澎湃万里”的气概!

风摇岸柳青苍,千叠涛声远扬。厦门是美丽的,美得可以用“妩媚”来形容。



风来难隐谷中香 ■钱政兴

## 咬文嚼字

## 书带草的名与实

■冯诗齐文

第一次听说“书带草”这个名字,是从陈从周的书里。陈老不讳言自己偏爱这种草,因为专业的缘故,他对中国古典园林中惯常运用的、在阶沿石隙随处可见的这种植物,因熟悉而喜爱、因喜爱而为其受冷落而心有不甘、而大声疾呼,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——“我尤其爱这墙阴石隙间的书带草,它谦虚地愿做造园中的配角,因风披拂,楚楚有致,发挥了园林中不可思议的作用。”

可是究竟“书带草”长什么模样?过去从来也不知道。于是特意对这个别致的草名关注起来。看了许多书、许多文章,又对比了公园里疑似“真身”的形象,对这种起名优雅的小草了解多了起来。原来,所谓“书带草”其实就是俗称的麦门冬,叶片细长成丛成簇,一棵犹如一蓬,细长条的叶子从中心向外“喷散”而出。传说东汉时大学问

家郑玄郑康成在山东崂山(一说不期山)授徒,山下多此草,门人常取以束书,于是这草就荣膺了“书带草”的美称。

书带草又名沿阶草,在中国园林中是常用的元素。不过,既然是草,当然不会在园子中唱主角,通常只是不起眼的陪衬罢了。陈从周说:“过去园林中用书带草来‘补白’,来修正假山的缺陷,花径的平直,正如过去老人家牙齿落后非留上胡须一样。”陪衬也罢,补白也罢,却都不少了这个“龙套”。

正如陈从周老人所言,书带草或沿阶草的主要作用是“补白”,在路边、石隙、墙根、阶沿种上几丛,不使露土罢了。如今有的公园一种一大片,“补白”补成了长篇大论,大草坪还是西式的好看些。

书带草又名沿阶草,在中国园林中是常用的元素。不过,既然是草,当然不会在园子中唱主角,通常只是不起眼的陪衬罢了。陈从周说:“过去园林中用书带草来‘补白’,来修正假山的缺陷,花径的平直,正如过去老人家牙齿落后非留上胡须一样。”陪衬也罢,补白也罢,却都不少了这个“龙套”。

正如陈从周老人所言,书带草或沿阶草的主要作用是“补白”,在路边、石隙、墙根、阶沿种上几丛,不使露土罢了。如今有的公园一种一大片,“补白”补成了长篇大论,大草坪还是西式的好看些。

文苑投稿邮箱:  
zfk@yptimes.cn, 欢迎投稿

## 诗抒胸臆

## 草亭放歌

■王养浩

## 醉太平 踏青

晴空碧天,翠田花鲜。  
昨日清明雨绵绵,行向何边?  
狼崖山头彩旗卷,千岛湖中轻舟喧,鹤发童颜挥手先,笑傲游仙。

## 醉中天 雨中芳香

晨飘几丝雨,涟漪起碧湖。  
沁人芳香寻何处,花草沾珍珠。  
满目花香鸟语,蓬菜不去,此处常驻。

## 沉醉东风 湖畔

昨天日出鸟欢,今朝云多天暗。  
东风起,惊波澜,湖中鲤鱼四处散。  
柳叶飘落似花斑,小荷尖尖非一般。